

Antoine Leiris
Vous n'aurez pas ma haine



〔法〕安东尼·莱里斯 著

朱艳亮 译

你们无法得到
我的恨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ntoine Leiris

Vous n'aurez pas ma haine

〔法〕安东尼·莱里斯 著

朱艳亮 译

你们无法得到
我的恨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5958

Antoine Leiris

Vous n'aurez pas ma haine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们无法得到我的恨 / (法) 安东尼·莱里斯著; 朱艳亮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979-0

I. ①你… II. ①安… ②朱… III. ①回忆录—法国—现代 IV. ①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7229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79-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我到处在找她。”

“.....”

“那里还有人吗？”

“先生，您该做好最坏的打算。”

| 残忍的一夜 |

11月13日

22时37分

梅尔维尔安静地睡着了，像平时他妈妈不在的时候那样。他知道爸爸唱起歌来不那么温柔，爱抚也不那么热烈，所以不会过分要求。为了自己不在她回来前睡着，我在看书。讲的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发现一个杀手小说家事实上并没有写那本令他想成为小说家的小说。绕来绕去，我发现

杀手小说家其实根本没杀过一个人。虚张声势的一本书。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喂喂，一切都好吗？您在家里吗？”

我不想被打搅。我讨厌这种没话找话的信息。我没回答。

“一切都好吗？”

.....

“您在安全的地方吗？”

为什么要说“安全的地方”？我放下书，赶紧跺着脚走到客厅。不能吵醒宝宝。我抓过摇控器，费了老长时间电视机才打开。法国体育场发生袭击事件。图像说明不了什么。我惦记着海莲娜。得打电话告诉她小心点，最好叫辆出租车回家。可事情还不止于此。在体育场的过道里，有些人呆滞在屏幕上。我只能越过他们的面孔去寻找图

像。他们显得惊惶失措。他们看到了一些我看不到的事物。我仍蒙在鼓中。接着，在屏幕下方滚动疾速的动态新闻突然静止不动了。无知就此终结。

“巴塔克兰遇袭。”

声音遁去。我只能听到自己胸膛里那颗想逃脱的心脏。这两个词语在我的脑袋里鸣荡着，仿佛永远不愿停止的回音。一秒如一年。一年的沉静占据了 my 沙发。这应该是一个误会。我核对她去的是否就是那个地方。我有可能搞错或忘记了。音乐会确实是在巴塔克兰。海莲娜在巴塔克兰。

图像遁去。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感觉到身体被一股电流击中。我想跑，想偷一辆车，想去找她。被急迫感烧灼是我大脑内仅存的感觉。只有行动才能平息它的火舌。但我动弹不得，因为梅尔维尔在旁边，我被困于此。被迫看着火势蔓延。

我想狂吼。但是不可能。不能吵醒宝宝。

我抓过手机。我得给她打电话，对她说话，听到她的声音。通讯录。“海莲娜”，简简单单的海莲娜。我从来没有改变她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姓，从未加上“我的爱”或我俩的照片作为来电显示。

她也没有。这个晚上，她从未收到来电显示为“安东尼 L.”的电话。响铃。留言。我挂掉电话，重拨，一次，两次，一百次。需要多少次就拨多少次。

我感觉沙发向我压裹过来，令我窒息，整个公寓正在坍塌崩溃。每一个没有回答的电话之后，我就在废墟中陷得更深一些。一切在我眼里都显得陌生。周围的世界被抹掉。只剩下她和我。我弟弟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到了现实中。

“海莲娜在那里。”

在我发出这串词的瞬间，我明白没有出路了。我弟和我姐都赶来了。彼此不知如何开口。也无话可说。总之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客厅里，电视机开着。我们等待着，眼睛被铆在那些新闻直播频道，它们已经开始以最招徕眼球、最邪毒的标题大战俘获着我们这些坐观世界瓦解的看客。“大屠杀”，“屠戮”，“血浴”。在“屠夫”一词被说出之前我关掉了电视。开向世界的窗户被关上了。把位置腾给现实。

N. 的妻子打电话给我。N. 和海莲娜一起在巴塔克兰。他没有危险。我打他的电话。他不回答。一次。两次。三次。他终于接听了。海莲娜的妈妈也来了。

得有所反应，做点什么事。我需要出去，赶快，起码要去找她，也为了躲避占据我家客厅的

这个叫作“暗示”的武器。我弟弟首先行动。沉默中，他拿起他的汽车钥匙。我们低语交流了行动方案。在我们身后，装了棉芯垫护的门轻轻关上。不能吵醒宝宝。

驱巫行动可以开始了。

在车里，我们没有说话。围绕着我们的城市也没有。时而有警笛传来，痛苦的嘶叫搅乱了笼罩着巴黎的宁静。狂欢到达了它终点，乐队陷入了沉默。我们打算一个一个地去可能接收伤者的医院核实。比沙医院，圣路易医院，妇女救济院，乔治·蓬皮杜医院，这天晚上，死亡已扩散到首都的每个角落。“我找我的妻子，她在巴塔克兰。”她的名字未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但每一次，人们都会给予我所需要的一个继续下去的新理由。“不是所有的伤员都登记在册。”“比沙医院也在接

收幸存者。”“有些伤员甚至被郊区的医院接收了。”我留下我的电话号码，明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打给我。继续开车上路。我怀念那路上的沉默。

路灯在城市的边缘行进着。夜越来越深。每盏路灯都是向催眠递进的一个阶段。我的身体不再属于我自己。我的思想在路上。在这紧紧勒抱着巴黎令其窒息的环城路上反反复复地兜圈，最终必将有某些事情发生。

即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寻找的，我们仍在继续。我需要逃避。逃得尽可能地远，不要回头。到路的尽头看看是否存在着尽头，这一切的尽头。

我看到了路的尽头。当手机铃声响起时，它就在那里。早上七点。

半个小时后梅尔维尔要撒尿。他应该还睡着。一个婴孩的睡意不会被这个世界的可怖所困扰。

该回去了。

“从塞夫尔门出口下吧……”

| 等待 |

